

当 / 代 / 世 / 界 / 文 / 豪 / 书 / 系

巨匠丛书



纳博科夫短篇小说精选

VLADIMIR NABOKOV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56

时代文艺出版社



巨匠丛书

纳博科夫短篇小说精选

VLADIMIR NABOKOV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56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 著

于晓丹 / 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美)纳博科夫著;董乐山等译

—2版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3

(巨匠丛书/安春海总策划)

ISBN 7-5387-1396-4

I. 纳… II. ①纳… ②董… III. 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4018 号

总策划:安春海

封面设计:张冰

责任编辑:张四季

责任校对:张四季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 130021

开本:850×1168毫米大32开

字数 2310千

印张:115 875

印数:2000

版次:2000年3月第2版

印次 200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刷厂:吉林省九三彩色印刷厂

书号:ISBN 7-5387-1396-4/I·1356



目 录

1. 招募	(1)
2. 纪念 L. I. 施盖夫	(8)
3. “利奥那多”	(18)
4. 海军螺旋塔	(33)
5. 藤条	(49)
6. 一个冲劲十足的家伙	(60)
7. 恐怖	(75)
8. 柏林指南	(84)
9. 巴克曼	(92)
10. 恩慈	(104)
11. 奥勒利安 ..	(112)
12. 谈话片断, 1945	(128)
13. 菲雅尔塔的春天	(146)
14. 征兆与象征	(174)
15. 初恋	(182)

16.O小姐	(193)
17 一位被遗忘的诗人	(213)
18 那是在阿勒顿	(230)
19 联体怪物生活的情景	(245)
20 兰·斯	(257)
21. 云影·古堡·湖光	(271)
22. 助理制片人	(283)
23. 机缘	(300)
24 光阴与落潮	(314)



招 募

他老了，他有病，这世上没有人再需要他。说到穷，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已经穷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他不再自问明天靠什么生活，仅仅对于昨天是靠什么活过来的感到奇怪。说到亲朋，现在这世上除了他的病之外，其它一切对他都不重要了。他那一直没结婚的大姐，二十年代和他一起从俄国移民到柏林的，已经在十年前去世了。他已不再想念她，倒是习惯了那一块以她的形象为模子塑出来的空虚。不过那天，去俄国公墓参加完 D 教授的葬礼之后，在坐着街车回家的路上，他怀着毫无实际结果的阴郁心情，反复思量着她坟墓的废弃情况：十字架的漆已经剥落了多处，旁边一棵椴树投下的阴影使上面的名字变得模糊不清。参加 D 教授葬礼的是十来个早已顺天知命的老移民，被死亡的侮辱和它带来的粗俗的平等联结在一起。他们怀着某种悲痛的期待站在那里，虽然是一个群体，但每个人都形单影只。那简朴的葬礼，不时被头上树枝的晃动打断，就这么走完了它的过场。



日头火辣辣地，晒得人难以忍受，更何况还是空着肚子。不过为了体面，他还是穿上了一件大衣，掩盖他破旧的西服。尽管他和 D 教授相知甚深，并且一直试图在脑海里重现死者慈祥的面容，但是七月的风，温暖，欢乐，已然在扰乱这副图景，把它从他的掌握中吹走。在风中，他的思绪不断溜回到记忆的一个角落，在那里他的大姐带着她那些永不变更的习惯，平平淡淡地复活了。她和他一样笨重、肥胖，她那又大又红、相当男性化、好像涂了一层清漆的鼻子上架了一副两只镜片度数相同的眼镜，穿着一件那些活跃于社会政治的俄国女士们直到今天还在穿的灰色外套：一个很出色很出色的女人，第一眼看上去好像活得很明智，干练，但奇怪的是，呈现出只有他才注意到的一连串奇妙的忧郁；最终分析一下，就是因为这一点，他才那么爱她。

在柏林街车上缺乏个人色彩的拥挤人群里，还有一个一直坐到最后一站的老移民，一位不再开业的律师，也是刚从公墓回来，除了对我之外，对任何其他人都毫无用处。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跟他不十分熟，心里琢磨着万一晃来晃去的街车使他们碰到一起的话，是不是应该和他交谈。与此同时，另外那个人被忽略的脸上带着一丝嘲讽的表情，好像粘到了车窗上似的，一直紧盯着变幻的街景。终于（我眼疾手快抓住了那个时刻，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让我招募的新兵从我的视线范围内消失），V. I. 下车了。因为他身躯笨重，司机亲自扶着他走到长方形的石头站台上。脚一踏到地上，他就从容地、感激地，从一直捏着他衣袖的司机手里抽回了自己的胳膊。然后他慢慢地挪换一下双脚，转过身，谨小慎



微地四周打量打量，随即向柏油马路走去，看来是打算穿过危机四伏的街道，前往一家公园。

他平安地穿过了马路。刚才，在教堂的墓地里，当颤巍巍的老牧师根据仪式提出让合唱队为纪念死者而同声一歌的时候，V·I花了这么长时间和这么大力气才跪下，结果等他的膝盖碰到大地时，合唱已经结束了，这时他却又站不起来了。老特豪斯基就像街车司机扶他下车那样扶他起身。这两个形同孪生的印象越发增强了一种不寻常的疲劳感。这种疲劳感无疑已经散发出了天国的气息，不过还是以它自己的方式令人感到愉悦。想来想去，V. I. 觉得无论如何时候还早，不愿意现在就回到那些个给他提供住处的沉闷无趣的好心人那里，于是他把手杖搭在一张长凳上，直到最后一刻才屈从于地球引力，缓慢地坐了下来。

我想弄明白，这欢乐究竟来自何处。这阵欢乐的浪潮能够立即把一个人的灵魂化成某种宽广、透明和珍贵的东西。想想看吧，他毕竟是个有病的老人，身上已经显示出了死亡的迹象。他已失去了他所热爱的一切：他的妻子，当他们还在俄国的时候，就离开了他，投进了那个著名的反动分子马林诺夫斯基博士的怀抱；他曾经工作过的报社；他的读者、朋友和同名人，亲爱的瓦西里·伊凡诺维奇·马勒，在内战期间被红军折磨而死；他的兄弟，因癌症死于喀宾；还有他的姐姐。

他再次忧郁地想到她那就要被大自然所同化的坟墓，还有坟墓上剥落褪色的十字架。自从他停止照顾那块墓地、任它荒废以来，一定已经过了快七个年头了。V. I. 突然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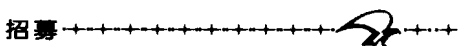
其生动地回忆起她姐姐曾经爱过的一个男人——她爱过的惟一个男人——一个葛尔申式的人物，一个疯疯癫癫、得了肺病的、很有魅力的男人，长着漆黑的胡须和一双吉普赛人的眼睛，为了另外一个女人而出乎意料地开枪自杀了：他不大的脚穿着漂亮时髦的皮鞋，鲜血溅满了他衬衫的前胸。然后，毫无联系地，他又在想象中看到了他姐姐女学生时代的模样：那时候她刚刚得过伤寒症，病愈后新剪了头发，坐在一张没有靠背的矮凳上，向他解释一套她发展出来的非常复杂的触觉系统，因为这套触觉系统，她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在物体与物体之间保持神秘平衡的不断努力：经过一堵墙的时候，要先用左手、再用右手的手心在墙上轻轻滑过，就好像要使两只手都沉浸在对物体的感觉里，这样的话，双手才会干净，与世界和谐相处。后来，她只对女权主义问题感兴趣，开办了一个妇女药店，并且怕鬼怕得发疯，因为，照她的话讲，她不信上帝。

他已失去了他所爱的姐姐，为了当年她在夜间洒下的泪水，他对她的感情里蕴涵着特别的温柔。他刚从公墓回来，在那里，可笑的繁琐仪式，还有一锹一锹挖出的坟土，使得记忆复活了。身体臃肿、衰弱、笨拙到这样一种程度，使得他竟然既无法从地上站起身，也无法从车上走下来（好心的司机不得不弯着腰伸手扶他，而且我觉得有一位乘客也帮了忙）；又疲倦，又孤独，又肥胖，怀着老式的谦虚，对他自己缝缝补补的内衣、破损不堪的裤子、还有他那不修边幅、无人关怀、胡乱打扮出来的笨重身躯感到羞愧不安——然而就算如此，V. I. 还是发现自己竟然充满了一份原因不明



的、几乎很不像话的欢乐。在他漫长的艰苦的一生中，这份欢乐曾经不止一次突然降临，令他感到无比惊讶。他定定地坐着，手放在弯曲的杖柄上（偶而舒展一下手指），分开粗大的腿，好让他裹在没有系扣的大衣里的圆圆的肚子歇在长凳的边缘。头顶上方，蜜蜂在照料开花的椴树，从浓密欢快的枝叶里，飘浮出阵阵朦胧甜蜜的花香。树下的阴影里，人行道边上，零乱着明黄色的椴树花瓣，好像碾碎的马粪。小公园中央的草地上，横贯着一根湿漉漉的红色水管；不远处，亮晶晶的水流从管子里涌出来，喷出的水花中闪烁着微弱的虹光。在一丛山楂树和一座修建成牧人小屋模样的公厕之间，可以看见一条鸽灰色的街道；那儿有一根莫里斯石柱，上面贴满了广告画，好像一个胖小丑。吱吱嘎嘎地哀鸣着，驶过去一辆又一辆街车。

这座小小的街头公园，这些玫瑰，这些绿色树丛，他已经见了一千次，目睹过它们所有并不算复杂的变化，但是无论何时，只要他和我体会到这种欢乐的冲击，那熟悉的景色就会里里外外整个焕发出活力，充满着新奇，并且分享担当你的命运。一个手拿当地俄文报纸的男人坐在同一条好客的深蓝色长凳上，长凳被阳光晒得暖洋洋的，对什么都无所谓。让我描述这个人很不容易，再说也没有用处，因为自画像很少是成功的，因为那面必不可少的镜子给注视自己的目光带来了一种紧张的表情。为什么我判定坐在我旁边的人叫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呢？唔，大概是因为这个名字——本名和父名联在一起——就好像一只扶手椅，而他的体态宽阔柔软，长了一张自在的大脸，舒舒服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



里，手搭拐杖，只有眼珠在镜片后头转来转去，看看一朵往某个方向飘动的云，再看看一辆往另一个方向行驶的卡车，看看砂砾上一只给小的们喂食的麻雀，再看看一个孩子手里牵着的小木头车，孩子自顾自地走着，已经全然忘记了小车的存在，小车跌跌撞撞，挪挪停停（瞧，它翻了，不过还在往前移动）。D教授的讣告在报纸上占了一个十分显眼的位置，再加上匆忙之中我想赶快给 V. I. 的早晨找到一个阴郁和典型的背景，所以我才会安排他去参加葬礼，尽管报纸上说，还要再专门宣布葬礼的日期。但是，让我重复一遍：我是在匆忙之中，而且我的确希望他是真地刚刚参加过葬礼，因为他恰好就是那种你能在海外的俄国公墓里见到的人，总是站在一边，用这种方式强调他习惯性的在场。另外，他那张五官柔和、刮得干干净净的脸让我几乎在无意间想起一位莫斯科的女社会政治活动家安娜·阿克萨柯夫（她是我一个远亲），我从小就记得她，现在更是无法控制地回忆起了许多细节，于是我就把她变成了他的姐姐。这一切都是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发生的，因为我无论如何都必须找到一个像他那样的人，充当一篇我已经苦苦写作了两年的小说的插曲。这位胖胖的老先生，从他下车的时候被我第一次看见，到现在就坐在我的身边，就算他压根不是俄国人又怎样呢？我是这么喜欢他！他的容积这么大！凭着各种情感的奇怪混合，我觉得我把这份能使一个艺术家发抖的创造性欢乐传染给他了。我希望，尽管他年事已高，穷困潦倒，胃里还生了肿瘤，V. I. 仍然可以分享我的强有力的幸福，用他的参与来救赎它的非分，使它不再是一种独特的感觉、一



种非常罕见的疯狂、一张拉开我的全部内在生命的、巨大的阳光之弓，使它成为至少有两个人都可以享用的东西，成为他们的共同话题，并由此获得日常生存的权利——我的狂荡、野蛮、令人窒息的幸福是缺少这种家常的存在的。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我坚持如此称呼他）摘掉了他黑色的浅顶软呢帽，就好像不是为了让他的头凉快凉快，而恰恰是为了迎合我的想法。他慢慢地抚摸着头顶；椴树叶子投下的阴影从他大手的血管上掠过，重新落在他灰白的头发上。同样缓慢地，他向我回过头来，瞥一眼我的移民报纸，瞥一眼我装扮成读者的面孔，威严地转过身，戴上了帽子。

但是他已经是我的了。没过多久，他站起身，直直腰，把手杖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踌躇地迈出一小步，然后平静地，同时，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也是永远地离开了。但是，就像瘟疫一样，他随身带去了一种非同一般的疾病，因为他已经和我建立起了某种神圣的联系，命中注定要短暂地出现在某个章节的结尾处，某个句子的措词里。

我的代表，那个手持俄文报纸的男子，现在长凳上就剩他独自一人了。当他挪到 V I 刚刚坐过的树阴里的时候，那片为他的前人涂抹了圣油的、清凉的椴树阴影，现在漂浮过了他的前额。

田晓菲 译

纪念 L.I. 施盖夫

列奥尼德·伊凡诺维奇·施盖夫死了……在俄国讣告里十分常见的一串省略号一定代表了一串字词的足迹，它们满怀敬意，排成单行，踮着脚离开，在大理石上留下了它们的行踪。但是，我想打破这种阴森森的寂静。请允许我仅仅说几句片断的、混乱的、基本上是不召自来的话……他和我大约十一年前相识，那一年对于我来说是灾难性的一年。我真的是快要死了。你想象一下，有这么一个年轻的，非常年轻的，无助而且孤独的人，灵魂永远在燃烧（并且像暴露的伤口一样惧怕任何接触），无法从一场痛苦不幸的爱情当中自拔……请允许我对这一点作一些冒昧的补充。

那个瘦瘦的、烫了头发的德国女孩身上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但是每当我注视她被太阳晒成褐色的面颊，她一头茂密的金发——那些闪光的金黄色和橄榄色发辫从头顶一直盘到脖颈，从侧面看上去真是回环起伏——我都想怀着满腔温柔嚎叫出声来。不过，这种温柔就是没办法简单自在地适合



于我，而是既进不来，也出不去，鼓鼓囊囊地挤在门缝里，边边角角都容易破碎，对谁也没有用处，尤其是对那个姑娘本人。长话短说，我发现每周一次，她都会在她家里背叛我，跟一个体面的一家之主胡搞，而那个人偏偏又精细得一塌糊涂，居然走到哪里都要随身带着他自己的鞋架。一切都以一记打在女叛徒脸上的响亮耳光宣告结束，简直就像是马戏表演。她倒在地上，缩成一团，手捂住脸，闪闪发光的眼睛透过指缝盯着我。我本能地搜寻一样可以朝她砸过去的东西，结果一眼看见我在复活节时送给她的装糖的瓷碗，我把那东西夹在腋下就转身出去了，重重地摔上了身后的门。

附注：在许许多多我所能想到的离别场景里，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版本而已。当我还处在头一阵宛如喝醉了酒的昏乱状态中时，我考虑过很多类似的不可能的可能性，一会儿想象着一记响亮耳光所能带来的粗鲁的满足；一会儿想象着挥舞一支老式的帕勒伯伦手枪，向她和向我自己，向她和向那个一家之主，只向她，只向我自己，开枪；最后，终于，一个冰冷的反讽，高贵的悲哀，沉默——唉，事情原来能够以这么多方式结束，而我早已忘记这件事到底是如何结束的了。

那时候，我的房东，一个爱好运动的柏林人，永远都在长疖子：他的脖子后头总是贴着一方块令人作呕的粉红色膏药，上面有三个整整齐齐的小眼，也许是为了通风，或者是为了流脓。我在一家移民出版社，为几个模样懒散的人工作，这些人实际上是一帮诡计多端的骗子，一般的老实人见了他们胸口会痉挛，就好像爬到一座云雾缭绕的高山上常有

的情景。我开始迟到（他们称之为有系统地迟到）和耽误工作，或者人虽然来了，但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结果他们不得不把我重新送回家去。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了。最后，多亏我们的联合努力，再加上簿记员和某个陌生作者的热情合作，我被扫地出门了。

我不幸的青年时代！我鲜明地回忆起我那个每月房租五块钱的小破房间，壁纸上难看的小碎花，吊在绳子上的可怕的灯，光秃秃的灯泡发出狂躁的光，有时一直亮到天明。在那儿居住的我是这么痛苦，这么不体面地、奢侈地痛苦，我想连那房间的四壁都一定浸透了不幸和昏热，简直没法想象在我之后还能住进一个快乐的家伙，在那儿吹口哨，哼小曲。十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都能想见自己当年的模样：一个苍白的年轻人，坐在闪光的镜子前面，额头没有血色，一脸黑胡子茬，只穿一件破破烂烂的衬衫，狂饮廉价的酒，倒影使杯子叮当作响。那是些怎样的岁月啊！我不仅对任何人都毫无用处，而且我甚至不能想象还会有人对我有半分体恤关心。

因为长期不断的孤独的饮酒，我开始看到最鄙俗、最具有俄国特征的幻象：我开始看见魔鬼。每天晚上，只要我从白日梦中醒来，用我的破灯驱走吞没了我们的黑暗，我就会看到它们。是的，我看见那些闯入者，比我现在看见自己颤抖的手掌还要更清楚些。过了一阵子，我甚至习惯于它们的存在了，因为它们基本上只是自己待着。它们个子不大，不过圆滚滚的，就好像一只超重的癞蛤蟆，性情平和，柔弱，皮肤黑黑的，多少长了些疣子。它们不直立行走，而是



在地上爬行，尽管表面装得很笨拙，它们是抓不到的。我记得我买了一根狗鞭，只要我书桌上聚集起足够多的小妖精，我就企图好好抽打它们一通，可是它们奇迹般地躲了过去；我再抽一鞭，离我最近的那一个只是眨眨眼，把眼睛挤得歪歪的，就好像一条紧张的狗，有人想从一堆吸引了它的粪便旁边把它吓走。其它小妖精拖着后腿散开了，但是趁我擦干被它们碰翻的墨水或者扶起一帧倒下的照片的时候，它们又偷偷摸摸地聚到了一起。一般来说，它们最密集的聚合地点是我的书桌。它们从书桌下面出现，然后，开始不慌不忙地顺着桌腿往上爬，粘糊糊的肚子啪嗒啪嗒地甩在木头上，就好像是对攀登桅杆的水手进行讽刺模仿。我试着在桌腿上抹凡士林面霜，没有用。只有在我碰巧挑出一个特别诱人的小无赖，趁它一门心思向上爬的工夫用鞭子或者用鞋狠狠抽它一下，这时它才会像一只癞蛤蟆那样扑通一声掉下去。可是没过一会儿，它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往上爬，因为用力的缘故，吐出它的紫色舌头，一爬上桌子就加入了它的同伙。

这些小妖精有无穷多，最初在我看来全都长得一模一样：黑黝黝、圆滚滚的，基本上要算相当好脾气，三五成群坐在不同的文件上，坐在一卷普希金诗集上，满不在乎地瞟着我。其中一个用后腿搔搔耳根，长长的爪子发出粗砺的刮擦声，然后一动不动地停在那儿，忘了后腿还举在半空中。另一个打起盹来，很不舒服地挤在同伴身上，当然它的同伴也不是没有过错，两栖动物之间的缺乏体谅是相互的，但是它们有本事怀着错综复杂的态度变得渐渐麻木。慢慢地，我能够分辨它们了，我想我甚至还根据它们和我认识的人或者

不同动物的相似程度给它们取了名字。可以辨别出较大或较小的类型（虽然它们的个头都很轻便）。有的比较令人讨厌，有的长相则比较容易令人接受，有的长了肿块或瘤子，有的非常光滑。有几个还喜欢朝彼此吐唾沫。有一次它们带来一个新的小兄弟，一个得了白化病的东西，身体颜色发灰，眼睛好像红色鱼子酱的泡泡。它很贪睡，而且阴沉沉的，逐渐自己爬走了。凭着我的意志力，我可以暂时把幻象赶走。这种努力十分令人痛苦，因为这就好像抵挡一个可怕的钢铁的重物，而我的整个存在都是一个吸铁石：我只要稍微放松一点点，稍微屈服一点点，幻象就会重新出现，变得清晰，立体。当我再次向它低头时，我会感到一种具有欺骗性的轻松感——唉，绝望的轻松感——而那些粘糊糊的厚皮小妖精会再次坐在书桌上，睡眼惺忪又有所期待地看着我。我不仅试过鞭子，还试过一个久经时间考验的著名办法，但是现在我不好意思多谈，尤其因为当时我的使用方法一定非常不正确，非常非常不正确。不过，第一次试用还是蛮有效的：我不慌不忙地把手指合拢在一起，在距小妖精们的头顶几英寸的地方做出一个和某种宗教仪式有关的神圣符号，就像一只烧红的烙铁一样从它们身上擦过，发出一阵滋滋的声音，听上去令人又愉快又恶心。小浑蛋们被烫得蠕动扭曲着，纷纷散开，扑通扑通地掉下了桌子。但是，等它们重又聚集起来，我再次重复这种试验的时候，效果就没有第一次那么显著了，后来它们索性就毫无反应了，也就是说，它们很快就培养出了一种免疫力。不过还是就讲到这里吧。我笑了笑——除此我还能做什么？——说了一声“T'foo!”（顺便提一